

都市彩色风

哈雷

海峡文艺出版社



都市彩色风

哈 雷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都市彩色风

哈·雷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7228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8.75印张 2插页 175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34—596—1

I·490定价: 4.95元

序

南 帆

“哈雷”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笔名。这位作家从“哈雷慧星”的神秘意象之中联想到了什么呢？我几度想问一问哈雷本人，但终于忍住了。我无端地觉得，哈雷既然选择了如此奇怪的笔名，他就不会轻易地将选择的缘故告诉别人。

事实上，我先认识的是蒋庆丰，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认识哈雷——其实这是同一个人。蒋庆丰当时是《福建文学》的编辑，我知道他写诗。我偶而到编辑部聊天，他便会笑咪咪地加入谈话，一副很随和的模样——他的外观并不像他的笔名那样令人感到陌生。我熟悉“哈雷”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在读到了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之后。

然而，并不是每回到编辑部都能遇见哈雷。他所占据的那张办公桌常常空着。他的同事告诉我：他出差了。采访。为了报告文学。他的桌面上均匀地洒了一层细细的灰尘。于是，我便想象出了哈雷在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面容。这本报告文学集子可以证明他的风尘仆仆。这本集子表明，他采访过诸多行业：酒店，宾馆，邮电部门，部队，供电系统，农村，炼油厂，派出所以及监狱，他赫然地将“作家”与“记

者”同时打印在他的名片之上。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结合部的产物。出色的报告文学可能同时提取新闻与文学的长处：它将使及时与生动、深刻相得益彰。当然，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平庸的报告文学则可能兼容新闻与文学的弱点：它们不过是一些新闻语言所叙述的粗糙故事。这本集子表明，哈雷的报告文学显然得益于文学。哈雷的报告文学很少出现某一重大事件的全景式描写；相形之下，他更为重视的是人物的精神波澜与内心冲突。他的报告文学更多的是浮现出一个个人物，这些人物未必组织于一个完整的事件周围。从“寡妇村”这一辑的诸多篇章可以看出，哈雷实际上是通过众多寡妇精神面貌的刻划体现出一段奇特的历史风云。在这个意义上，哈雷扮演的是作家式的记者，而不是记者式的作家。

至少目前为止，哈雷仍然对报告文学情有独钟。他在《后记》里含糊而又简略地解释过选择报告文学的动机：“也许是潮流的簇拥，也许是一种激情，也许完全出于无奈”。——几句流行歌词一般的表白。如同许多文人聊天的情形一样，我也不可能在一连串诙谐风趣幽默的俏皮话之中听到一本正经的说明。然而，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在阅读这本集子时察觉到一种内在的严肃。除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对于这种文学体裁的娴熟掌握，这些报告文学后面隐藏了一种无可否认的社会责任感。在诸如《人口爆炸的忧与患》这些篇章之中，这种社会责任感已经溢于言表。

如同每个人都应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一样，作家也有选择

各种体裁的自由。虽然人人都有为自己辩护的爱好，但是，我们的确不必因为某种体裁甚至某种风格而鄙薄另一种体裁或风格，世界比许多人的想象更为辽阔。种种体裁与风格都有存在的理由。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的严肃”——我不惮重复一遍。这是不可放弃的一点，无论作家写的是什么。

哈雷与我相识已久。可是，当他吩咐我为这本集子写篇序言的时候，我仍然感到了惊讶。我们仅仅是同辈的友人——而他完全可以找到一些更有声望的前辈作序。也许，这份潇洒同样体现了他的风格。于是，我就将我所涌现的感想陈述出来，是为序。

1992年9月19日

(002).....山东长通

(102).....山东长通

(202).....山东长通

(302).....山东长通

(402).....山东长通

(502).....山东长通

(602).....山东长通

(702).....山东长通

(802).....山东长通

(902).....山东长通

(1002).....山东长通

(1102).....山东长通

(1202).....山东长通

(1302).....山东长通

(1402).....山东长通

(1502).....山东长通

(1602).....山东长通

(1702).....山东长通

(1802).....山东长通

(1902).....山东长通

(2002).....山东长通

(2102).....山东长通

(2202).....山东长通

(2302).....山东长通

(2402).....山东长通

(2502).....山东长通

(2602).....山东长通

(2702).....山东长通

目 录

人口爆炸忧与患.....(1)

曝光后的沉思.....(31)

“两难”中的按摩行业.....(53)

公关小姐.....(70)

都市彩色风.....(83)

一个畸态的阴性社会.....(92)

“寡妇村”寻访记.....(119)

叩关入台的“寡妇村”老姬.....(128)

“寡妇通”与“寡妇村”.....(137)

海浪雕刻的群塑.....(142)

擎起同一轮太阳.....(162)

灿灿电光 融融笑意.....(190)

在石灵塔的下面.....(204)

越过崇山.....(220)

天边，有玫瑰色的云.....(232)

华福酒店的两个“怪人”.....(250)

心系长线.....(257)

会拼才会赢.....(267)

后 记.....(271)

(1).....

(12).....

(13).....

(17).....

(18).....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人口爆炸忧与患

世界是苦恼的，因为它不知自己的去向，并疑惑（如果还有一点察觉的话）自己是否由于创造发明而走向灾难。

——瓦西里·吉斯卡·德尔斯坦

那一晚。刚好是世界人口突破50亿日周年之夜，我们的孩子坐在沙发上拨弄那个小小的地球仪，并嚷着要我们继续为她们讲解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理位置。我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被迷惘的话题搅乱的目光渐渐尖锐，眼睛盯紧了圆球上那96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电视机仍在播送着新闻节目、孩子们仍在继续拨弄地球仪、窗外的远处有灯光、啤酒厂继续饕食大量的小麦、烟囱仍在涂抹着星星的夜晚……我们交换着中国人口问题的信息，仿佛感到各自骨骼内如造山运动般地格格吱吱地移动着位置，不由自控地爆发出写这篇文章的强烈欲望。

人类将自己推上祭台

1987年7月11日晨8时30分，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妇产科医院，洁白的布衾上，一位金发碧眼的婴儿呱呱坠地，这是

世界第50亿个居民出生。

这一天被命名为世界人口日！

此时此刻，人口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警告全人类：人满为患的时代为期不远了。

然而，并不是什么巧合，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赠送给中国政府一座人口时钟。这时钟上的指针警醒国人：世界人口正以每分钟150人，每天22万人，每年8千万人的惊人速度增长着！

啊，人口爆炸！地球膨胀！大地在颤抖！

对未来忧济元元的罗马俱乐部主席在谗猗科学院里如此无情地鞭笞着人类：“人类犹如癌细胞指数繁殖那样，已经把自己推上了生命法庭的被告席。除昆虫以外，类似人类这样凶狠、盲目繁殖的物种，是罕见的。此外，人类远远超出其生理需要，表现出贪得无厌，永不满足，而对居住的环境又缺乏理智。这些缺点促使人类迅速破坏地球上大面积的生命组织，以致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

人类曾经有过十分美好的环境，那时天高地宽、幅员辽阔，人类在与自然和谐亲善的关系中建立了自己的自信。而现在，人类的无节制发展正在一步步破坏这种自信。

基督教纪元初期，世界人口大约只在二三亿之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全人类总数可能还不足5亿，到18世纪中叶，也只稍过7亿。人口的第17个10亿是1830年，后来近100年后，即1925年，达到2个10亿。第3个10亿花了37年。第4个10亿用了13年。而第5个10亿……

在中国，大陆人口却又面临着第3次生育高峰！

10年前，我们常听人自豪地谈起，世界上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今天，这一比例中改变了一个数字，即：4个地球人中就有一个炎黄子孙。这不知是中国人的庆幸还是悲哀！

我们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和安徽省交界地，问一位祖祖辈辈都离不开黄河水的农民：

“你见过黄河大决堤吗？黄河水泛滥是怎样的一种凶猛，带来多大的灾难和痛苦？”

当他听清楚我们的话时，他那张黧黑的脸庞抽搐了几下，呈现出恐惧来，那双筋骨暴跳，掌面粗糙的手本能地握紧手中的弯锄柄，仿佛当时黄泛时就靠这柄银锄才幸免一死！

老农激动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双眼直视远处那滚滚向前流去的黄河水，好像在质疑：这黄河水还会有泛滥之灾吗？

他的表情足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不难想象出黄河泛滥的悲惨景象：良田冲毁、房屋倒塌、牲畜淹没，人或为鱼鳖。

灭顶之灾，是一切灾难中的最大灾难！

这是大自然的残酷。然而，还有另一种“黄河大决口”的灭顶之灾，这位黄河水喂养大的粗壮朴实的农民也能感觉得到吗？

“大叔，您有几个孩子？”我们问道，同时递上一支烟。

“七个呢！”他笑了笑，抖抖索索地接过火，大口大口吸着洋烟，感到一种满足。

“最大的都有孩子了吧？”

“是哩！都有3个孩子啦！”他答道，喷出一口烟。透过烟雾看他那双眯起来的眼睛，似乎在享受3个孙子绕膝的乐趣。

“你生这么多孩子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似乎唐突地打破他的这一种自我感觉良好。“你不觉得日子过得挺饥荒吗？”

“嘿，嘿……”他知道我们问话的意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俺也知道日子过得紧手。后边那小闺女她也不想要了，可，可是一上炕，他娘的就不知咋的有了。有了就生呗，多一个少一个就那么过来了！”他轻描淡写地又吐出一口烟，飘出一圈光宗耀祖的灿烂。随即，他话锋一转，说：

“俺这个姓氏总得有人传下去。不这么做，乡亲们还不耻笑俺这把老脸啊！俺当农民的还图个啥发展，不就是成个家，要几个孩子，老了好有个依靠……”

“难道生一个就不能依靠吗？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少而精’吗？”我们拿这句话说他。

“那是你们城里人哩！俺种地人凭力气活吃饭！”

“……”听了他的话，我们无语。远处苍茫的天穹下面，滔滔黄河水像波动起伏的人流，在共和国新生的堤坝上

撞击，溅起惊人的涛声。

在农村传统农民观念中，“族根要延续，香火不能断，多子多福”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人丁兴旺、五谷丰登是他们治家的最高理想目标。这种传统积淀的“核聚力”所造成强大生育冲击波，其力量甚至超过经济的发展力量。经济发展未必就能带来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尤其是计划生育，在富庶地区同样是令政府头痛的一大难题。

江南某地重镇，虽仅弹丸之地，大街通衢，曲径小巷每天都可感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一个个体户新落成的3层楼青条石屋里，主人蔡某张罗着为我们倒水泡茶。

蔡某在五六年前就是大几万元户了。目下有两个女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们。年长的那个约9岁，背着一个男孩子。

“这两‘查某’（闽南称女孩子为‘查某’）是我的孩子，长大是别人的，陪钱货！我们这地方是买女孩买得起，嫁女孩嫁不起的地方！还是要靠男仔啊！”他说着，流露出对男孩的渴望。

“这个男仔不是你的吗？”我们感到诧异地指着那女孩背着的男婴问。

他顿时脸色涨上红晕，很不好意思地笑一下。“你们也是有仔的人，说来真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弟弟，现在快1周岁了。我老大共有6个弟弟、3个妹妹……”他说到这里似乎感到这话题不便往下说，站起来为我们泡茶。

这女孩子身上背着是她的小叔叔！

他似乎看出我们的诧异，说：“这里偷生多生是采取罚

款办法，为了这个弟弟我们家被罚了1万多，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人情的钱。”

“你有丰厚的经济底子，以后招个上门女婿还不容易？！现在人可不能像老辈那样！”我们对他说。

“女婿才半个儿啊！”

在和他这一席谈话的几个后，听当地计生办的同志说：蔡某的妻子又怀上了，并且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了。据说是躲到一个远房亲戚家偷生去了。计划生育办的同志几次上门寻问蔡某其妻的下落，蔡都含糊其词，回答的同时，拿出1万元人民币放在计生办同志的面前说：我愿意接受罚款！喏，我给1万块，你们按规定罚款价开个条子，剩下的你们留着。

听了这些后，我们眼前又浮现出那个背着小叔叔的女孩子的形象。我们真担心这畸形的人口状态会很快将一个欲要腾飞的民族的脊梁压弯。

有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曾经这么说，他对目前的经济体制，政治民主化以及具体的各项社会问题都不感兴趣，人口爆炸的忧患压倒了一切，这是任何经济实力和任何清明的政治体制都难以扭转的现实。人类坐在自己制造的火山口上，人道主义者保尔·依尔利奇说得好，人类爆炸威胁着地球。

贫困人的生殖器

我们在那个小小的地球仪上，看到了一个怪圈，一个宿命，一个马太效应。

占地球陆地面积不足五分之三的地方，却生活着76%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人口，而其中亚洲就占50%，而50%当中，中国人口数字又摆在首位。

经济越落后，人口就繁殖得越多；人口越多，经济就越落后！

在中国农村，农民绝大部分还是使用原始生产工具在田间、山垄起早摸黑地干活，其艰辛之苦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民难以想象的。因此，一对农民夫妻想要一个男孩来平衡农作业中原始工具与田间收成的优劣以及父母年老的关系，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男子比女子在生理上的差异导致力量方面的不同客观现实，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者，农村的文化、经济、福利、医疗等比城市居民差一大节子，这种差别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会缩小抹平。何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陈旧的小农经济意识与城市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历史壕沟；男性无疑是贫瘠的土地上的主宰者！

“既然贫困，为啥还要多生孩子？”这是我们在扶贫地区采访时常提出的问题。

得到的回答也是干脆的。“生孩子是生孩子嘛，不生也是穷！总不能叫我们的女人肚子闲着吧！”这是闽西偏北穷山村里一位有4个孩子的村民对我们说的颇带“野味哲理”的一句话。

我们贫困地区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贫困将他（她）们压低了眉，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姓都提不起来，但，他们偏是边搅

着铁锅里的蕃薯稀汤水，边在黑咕隆冬的土床上生下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再穷也要生孩子，好一个人穷“志”不短。

“断子绝孙”是这一带最厉害的骂人话。村民的地位与势力取决于这个家族的兴旺与否。穷鬼巷里的男人们，不想叫自己的女人闲呆着，也不想叫属于别人的女人闲搁着，更不想让自己也呆楞着！

“老天爷给了我们作男人的本事，就不能叫它闲楞着！”我们想起了当年在一个海拔1000米的山村当知青时，一位小队长的话。他姓邓，村里要好的人对我们透露：他那婆娘自嫁给他后肚子就没闲过，那婆娘曾经借给九峰山背后的一个小山村的男人用过，报酬是免去1个月喝白烧酒的钱。我们听了也挺信的，因为他老对我们知青说：你们城里人晚上有电影、电视什么的看看，我们还能干什么？就睡觉呗！这“睡觉”当然就是某种关于人性的很有暗示的意味了。

湘西农村，山高峰险，林木森森。解放前兵匪出没其中，百姓深受其害，再加饥荒、瘟疫，人口稀疏。而如今人口也与草木一起葳蕤起来。

我们听到一位来自湖南计生委的王兄告诉我们的一件令人哭笑不得但又值得深思的事：

在黔阳的一个穷山村里，有位生育了5个孩子的农村妇女为当地计生部门的宣传员列为超生对象。一日计划生育工作队到达这个地方，宣传员动员她去卫生院做节育手术时，村里正在农田干活的10多个青、壮年汉子呼啦啦地拿着竹扁担赶来，顿时像一堵竹篱笆墙似地把那女人圈到身后，他们

叫喊着挥舞着扁担企图驱走工作组，不让将这女人带走。

“给我们留下吧，村里就这么个中用的女人了！”有的汉子甚至要跪下来向工作组作揖了。

“谁敢把咱村里这个女人阉了，我就和他拼了！”有的汉子怒气冲冲，一副“誓死捍卫”的样子。

“积点德吧，你们把她阉了，我们村就再也没有香火了！”有个模样40多岁的汉子苦苦哀求道。

宣传员被这种场景给惊呆了，他久久注视眼前这帮汉子，似乎想起中学生物课中老师讲起的古时候猿人围捕猎物、度日充饥的故事。

“你们怎么能这样？无法无天了！”工作队里有位民兵干部大声吆喝着。然而这帮汉子全听不懂，或完全不予理会，他们只懂得身后的女人不能去结扎，不能失去生育功能！他们不能没有她和她那好使的肚子！他们是生存的希望，繁衍后代的根子！地下的竹鞭烧了还会再长，这女人如让他们被抓去结扎了，失去生育功能，这才是他们的罪孽，那才“无法无天”呢！他们不需要外村的女人，外村的女人也不愿落进这穷窝窝里，只有眼前这个女人实在、亲切，这女人是他们活下去的最大乐趣，是他们种田人的阳光，是他们心目中最有用，最善的东西！

连法都不知的人，你若责怪他们“羞耻”反倒显得自己的无知。这位宣传员在木床上辗转一夜，试图寻找到能说服村民们最有效的道理，当他第二天满怀希望重新进山时，这位节育对象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说得确切些，是被村里的汉